

第七章

一六四九年六月四日，星期五 海盜進犯熱蘭遮街市，十二家店舖被焚，歡迎西班牙總督的舞會被迫取消。經調查，確知海盜為呂宋南方的昆舍耶人，他們長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為敵，對尊貴的公司也不友好。所幸這些異教徒沒有槍炮，遇到丹克爾上尉所率領的槍隊，只能趁夜逃遁。——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作者摹擬）



熱蘭遮城外城南壁殘跡，城牆以三合土砌成，高約三丈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會場中執杯酬酢的男女全都靜止下來，驚訝地望著窗外的火光。這時一位年輕軍官跑進會場，伏在歐沃德長官耳際說了幾句話，長官面色凝重，隨即把丹克爾上尉招過來，低聲吩咐了幾句，丹克爾立即召集在場的軍人離開會場。參加酒會的男士本來就以軍人為主，軍人一離開，剩下的人就不多了。

這時歐沃德長官才對大家說，海盜火燒台灣街，丹克爾上尉已帶兵往剿，請大家放心。在場的紳士淑女表面上故作鎮靜，但心中難免七上八下，本來四下走動的賓客，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。何斌低聲對萬大明說：

「你今天幸虧來參加酒會，否則又被懷疑了。」

萬大明像是沒聽到似的，他的心神凝聚在兩個女人身上——安娜和呂宋總督夫人。一個對他有情，一個對他有知遇之恩，他心理盤算著，若是海盜趁虛攻進紅毛城，他將如何捨命保護這兩個女人。

就在這時，傳來陣陣排槍聲。在場的人都知道，這是丹克爾的部隊向海盜發動攻擊。當時荷蘭的槍炮是全世界最先進的，不過前膛槍一分鐘打不到兩發，作戰時部隊排成方陣，前面一排放完槍，隨即單足跪倒，清理槍膛、裝填彈藥，後面一排跨前，舉槍再射，如此這般，一排槍響過後，會有短暫的間歇。

從排槍的響聲來看，顯然只有一方使用槍枝，如果海盜也用火繩槍回擊的

話，槍聲就會混雜。歐沃德長官和首席評議員揆一都出身軍人，一聽就知道丹克爾他們已穩操勝算，當下不再強作鎮靜，歐沃德微笑著舉杯對大家說了幾句話，何斌翻譯道：

「長官說，不久就會傳來捷報，請大家放心。不過，由於年輕男士全都出去剿匪，今天的舞會就取消了。」

歐沃德長官說得沒錯，過不多久，排槍聲就停止了，一位軍士跑進來報告，歐沃德總督高聲說：

「海盜已上船逃跑，我們將開砲轟擊，請大家捂著耳朵。」

過了大半晌，才轟隆轟隆地響起幾聲砲聲，砲台就在紅毛城西南的小山丘¹上，一時地動山搖，窗戶震得嘎嘎作響。砲聲響過不久，一位軍士進來報告，天色已晚，而且海上起霧，無法判斷有沒有擊中目標，請示要不要派軍艦追擊？長官指示，窮寇莫追，但要四下搜尋，看看有沒有漏網之魚。

海盜已退，何斌低聲對萬大明說：「我們走吧，那條路上不可能有海盜。」

「海盜沒有火槍，有也不怕。」萬大明笑笑：「大哥，你幫我向總督夫人道別吧。」

何斌和萬大明趨前向總督夫人道別，總督夫人以關愛的眼神說：「希望有一天你能來呂宋。」

萬大明當然希望能和安娜再說幾句話，但安娜依在父親韓布魯克牧師身旁，他不願引起他們父女失和，毅然轉身離開，這時響起安娜洋腔洋調的閩南話：

「大明，路上小心！」

萬大明回過頭來，只見安娜的表情露出焦慮和不安，韓布魯克牧師則以嚴厲的眼神瞪著安娜。

「謝謝姑娘。」他不便多說，轉身和何斌走出大廳。

兩人上了馬車，離開紅毛城，這時夜幕低垂，城週挑著燈籠，三步一崗五步一哨，氣氛肅殺，但離開紅毛城稍遠一些，就是荒寂的原野，再也看不到半個人影。這天月色還算明亮，但為免衝出路外，他們不能放轡而行。何斌將做篷車上的防風燈籠點著，兩人開始聊起來。

「台灣常有海盜嗎？」萬大明問。

「這就難說了，荷蘭人把不歸他們管轄的華人都稱為海盜，其實都是些偷渡的窮苦人，怎能稱得上海盜！不過今天來的應該是真正的海盜。」何斌說。

「你看今天的海盜是什麼人？」

「上岸的海盜總有被打死或活捉的吧，到了明天，消息就會傳開來。」

「過去曾經有過什麼海盜？」

「有過日本的倭寇，有過呂宋南方的昆舍耶人……」

何斌正說著，忽然砰的一聲槍響，萬大明身子一頓，他手撫右肩，像是忍受

¹ 熱蘭遮城的砲台，稱為烏特勒支堡，崇禎八年（一六三五）興建，位於城西南的小山丘上，呈方形，其型制與熱蘭遮城相似，惟較小。其遺址位於今之安平公墓。一九八三年，與熱蘭遮城殘跡同時列為一級古蹟。

極大的痛苦。這時路邊的矮樹叢裡躍出一小隊荷蘭兵，何斌連忙用荷蘭話說表明自己身份，帶頭的小隊長裝作沒看見萬大明中彈，放大了聲音問何斌：

「剛才有個海盜跑過去，我打了一槍，沒有打到，你看到沒有？」

何斌已看出蹊蹺，他知道，弄不好兩人可能被藉著打海盜的名義幹掉，他正驚恐地不知如何回答的時候，小隊長已招呼他的隊員，煞有其事地往前追趕去了。

何斌倒舒一口涼氣，他回過神來問萬大明：「你怎麼樣了？」

「快一走一」萬大明痛苦地蹦出這兩個字，在防風燈籠微弱的亮光下，鮮血已透出他的罩衫，染紅了右肩。何斌會過意來，趕緊弄熄燈籠，命趕車的黑奴儘快離開現場。蹄聲得得，一眨眼工夫，馬車在夜色中失去蹤影。

何斌把萬大明送回郭宅，已近四更。他失血過多，臉色蒼白，已不復平時意氣颯爽模樣。郭宅上下都被驚醒，郭玉鳳小姐連睡衣都沒換就趕過來了。大家剪開萬大明的上衣，右肩一片血漬，腫得像個小丘。何斌知道，這種槍傷只有荷蘭大夫能治，連忙請郭小姐煮碗獨蔘湯，護住萬大明的脈，自己趕去找醫生去了。

赤崁的馬房（軍營）有位醫官，何斌不敢去找，馬房的軍人都是丹克爾的部下，萬一趁機把萬大明做掉怎麼辦？看來只有回紅毛城去找了。他又想到，紅毛城鬧海盜的事還沒明朗，即使找到醫官，也不見得肯出城看病，看來這事不那麼容易解決……。

當何斌一路思索著怎麼救治萬大明時，郭宅上下已亂成一團。何斌沒說萬大明是怎麼中槍的，交代幾聲就匆匆地說要去找荷蘭大夫去了。郭宅上下都知道，前天何斌來找過萬大明，昨天又派人把他接去，但怎麼回來時非但辮子剪了，還換上一身洋服？他們去幹什麼？萬大明是怎麼中槍的？種種疑問，困擾著大家。特別是萬金發這位「族兄」，一聽說萬大明中槍，就想到丹克爾上尉率人揮刀示威的情景，心裡已猜中幾分，他走近床榻，以近乎責備的聲調說：

「兄弟啊，我叫你不要亂跑，怎麼不把我的話放在心上？」

萬大明不知如何解釋，只能痛苦地笑笑。他知道，現在什麼都不宜說，否則萬金發等人會更嫌棄他。他失血雖多，但說話的力氣還是有的，「就裝作說不出話來吧。」他閉上眼睛。

獨蔘湯已經煮好，郭玉鳳小姐不避嫌疑，親自用湯匙餵他。萬大明想說聲謝謝，但轉念一想，只要一開口，就不能再裝啞巴，「索性繼續裝下去吧。」他向小姐眨眨眼，接著閉上眼睛。

這時血已自然止住，他喝了獨蔘湯，蒼白的臉頰漸漸轉趨紅潤。小姐看出萬大明已沒有立即性危險，就揮開眾人，讓他好好休息，靜待荷蘭大夫到來。不過小姐自己並沒離開萬大明的房間，她拉了把椅子坐在他身邊。她打量著他，他的上衣已被剪開，露出雄健的胸膛，緊身褲更裹出誘人的線條，不由得讓人怦然心動。

郭小姐不敢再看，把椅子拉遠些，側坐一旁。這時天已大亮，莊裡的人都忙碌起來。小姐去打了一盆水，為萬大明擦臉，她一面擦，一面凝視著那副端正秀美的五官，「他應該屬於我的。」小姐在內心裡說。她想起那天質問他勾引丹克

爾的女人的時候，不免升起一陣酸楚。但她又告訴自己：現在他受傷了，照顧他的不是牧師的女兒，等他好了，不信他會對自己無情……

萬大明雖然受傷，但心智清明，郭小姐的一舉一動他都清楚。他知道，這位驕縱任性的大小姐對自己懷有好感，但他已情繫安娜姑娘，除了繼續裝聾作啞還能做什麼？昨晚離開紅毛城的時候，安娜不避父親責難，要他路上小心，可見她已顧慮到丹克爾上尉可能會對他不和，可惜自己沒想到這一點，才會中了黑槍。想到這裡，他在內心裡吶喊著：「爲了光復大業，爲了安娜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……」

這時萬金發帶著一位手提藥箱的郎中進來，他審視一下萬大明的傷勢，搖搖頭，指著紅腫的傷口說：「你看，只有一個傷口，表示子彈還在體內，這種傷要割開傷口，取出子彈，只有紅毛仔醫生才有辦法啊！」萬大明暗自心驚，要是何斌不能找來荷蘭大夫怎麼辦？那位漢醫又說：

「我沒辦法，你們快想辦法找紅毛仔醫生吧！」說著就要離開。

萬金發把他叫住：「不取出子彈會怎麼樣？」他對何斌能否找到荷蘭大夫實在沒有信心。

「子彈是鉛做的，有毒……」一陣踢踏聲，郎中已走遠了。

萬大明暗自拿定主義，如果何斌不能請到荷蘭大夫，他就自己割開皮肉把子彈取出來。「關公可以刮骨療傷，我爲什麼不能？」他有師門秘傳的刀創藥，相信不致發炎。想到這裡，也就不怎麼恐懼。他裝作衰弱得無力言語，甚至無力睜眼。郎中走後，萬金發也走了，屋裡只剩郭小姐和他。小姐有時過來看看他，有時坐在椅子上，有時來回踱步，有時出門望望，顯得焦躁不安。萬大明知道，她是盼著荷蘭大夫。然而，從天明盼到日正當中，仍不見何斌帶著荷蘭大夫回來，而萬大明的傷口腫得更厲害了。

萬大明很想對小姐說些感謝的話，但他知道，既然裝了，就得裝下去，否則豈不前功盡棄？「好吧，就裝下去吧！」他無可奈何地繼續裝出一副衰弱不堪的樣子。當初裝得無力說話，爲的是避免眾人問東問西；當小姐揮走眾人，他繼續假裝是避免惹來無謂的煩惱。他雖躺著不動，思緒卻沒停過，來台後的際遇在心中縈繞，特別是安娜，不時映入眼簾，成爲中槍後的一大慰藉。

他想，伊人可能還不知道他中了黑槍，即使知道了又將如何？在韓布魯克牧師的監視下，她也不能來看他呀！這時右肩已不像先前疼痛，起碼呼吸時的牽動已不怎麼痛了，不過隱約中出現一種酸麻的感覺，他知道，這不是個好現象，可能是鉛毒已經發作的關係吧？潮湧的思緒又勾出安娜的倩影，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爲了再看安娜一眼，我也不能死啊！」

郭玉鳳小姐哪裡知道自己喜歡的人兒是在裝聾作啞，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過一會兒就出門看看。萬大明似乎已有發燒的跡象，她更著急了，她雖然不懂醫理，也知道發燒不是好事。「要是何斌不能帶著荷蘭大夫回來怎麼辦？」想到這裡不禁急得低聲抽泣起來。萬大明聽到小姐的哭聲，愈加不忍，但他強忍住自己的情緒，繼續假裝下去。

□ □

萬大明正感為難的時候，窗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「大明！」郭小姐剛要擦乾眼淚應門，窗外傳來安娜洋腔洋調的聲音。他正懷疑自己是在夢中，門吱呀地開了，安娜的倩影出現在門口。

「大明！」安娜撲到床邊，跪在地上，俯身親吻他的手：「你怎麼樣了？你怎麼樣了？」

「安娜！」萬大明忘了自己裝作無力說話，也忘了郭小姐就在身邊，忘情地抬起左手，撫摸著她的頭髮，喃喃地說：「我是在夢中嗎？我是在夢中嗎？」

郭玉鳳再也不能忍受，奪門而出，她剛踏出門檻便被人擋住，淚光閃動中認出擋她的是何公子。

「郭小姐！」何斌一面擋住她一面說：「要救萬大明，還得妳幫忙，妳不能走。」

郭小姐回過神來，向屋外望望，並沒有荷蘭醫生，她心地善良，不禁又為萬大明的安危著急。何斌把郭小姐拉進屋內，對萬大明和郭小姐說：「紅毛城的醫官推說官兵有人受傷，不肯出城，安娜就不顧一切地來了，她受過醫護訓練……」

沒待何斌把話說完，安娜接著說：「我沒給人開過刀，不過槍傷不能拖，只好試試了。」

萬大明灑脫地笑笑：「姑娘儘管試吧！」他本來還要說，「我萬大明就交給妳了」，看到郭小姐氣憤的表情，趕忙把話收住。

安娜請郭小姐準備火爐、小刀、剪刀、鑷子、白布、繩子，還要一小罈米酒頭，郭家是大戶人家，小姐一吩咐下去，不立刻就準備齊全，只是安娜要的長柄鑷子找不到，只能找到一把拔豬毛的鑷子。

一切準備停當了，安娜向萬大明解釋，為免開刀時痛得掙扎，整個人要綁在床上，口裡也要塞上布團，以免咬傷牙齒。他說出關公刮骨療傷的故事，既然關公能夠做到，他自信也可以做到。安娜沒理他，從他的上衣剪下一大塊布，團成一團，塞進他的口中。

安娜請何斌和郭小姐把萬大明綁在床上，綁得結結實實。一切停當了，安娜對郭小姐說：

「等一會兒開刀的時候，血會流出來，妳就用布蘸著米酒把血擦掉。」

沒待郭小姐同意，她整了整衣衫，跪倒在地，喃喃地禱告起來，起先用荷蘭語禱告，末了大聲地用閩南話說：「神啊！請運用你的大能，給我智慧和力量，讓我把大明的傷治好吧！奉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」

禱告完畢，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氣，拿起一把小刀在炭火上烤了一下，遲疑一會兒，不疾不徐地朝著傷口切下去。萬大明顫抖了一下，隨即恢復平靜，姑娘點點頭，像是稱贊他的勇敢。她沒開過刀，只做過助手，但知道切肌肉時一定要順著縱紋切，如橫著切，即使傷好了也會殘廢。肩膀上的肌肉有好幾層，切的時候不能有任何差錯。「神啊！」她將切口擴大，露出下一層肌肉，萬大明又是顫抖了一下，隨即又靜下來。

血液不斷地冒出來，她知道，絕對不能切到大血管和神經，可是血肉模糊，很難分辨。她的手微微顫抖，只能靠一句句「神啊！」帶給她勇氣。郭玉鳳十分配合，她雖然害怕，仍鼓起勇氣幫著安娜擦拭血液，牠的氣憤已經平息，她遺傳了父親的俠氣，在這生死關頭，不會記掛個人的恩怨。

一連切開幾層肌肉，姑娘將鑷子燒熱，伸進切口尋找子彈，拔豬毛用的鑷子太短、太寬，很不好用。姑娘眉頭微蹙，扔掉鑷子，用米酒頭洗洗手，以手指代替鑷子伸進切口。姑娘知道，如果子彈穿進骨頭，她就無能為力了。「神啊！讓我找到子彈吧！」汗珠從她的額頭上沁出，忽然噹啷一聲，一顆圓形的鉛丸滾落地上。她疲乏已極，但臉上露出勝利的笑容，摸掉臉上的汗水，擎起酒罈，把米酒頭緩緩倒進傷口。萬大明臉上的肌肉扭曲了幾下，不知是疼痛還是喜悅抑或其他情緒，他的眼眶已微微泛紅了。

安娜姑娘把萬大明口裡的布團掏出來，他以顫抖的聲音對安娜道謝，他很想說，即使挨了一槍，能夠和佳人短暫相處也是值得的。當然了，這些話不可能當著郭小姐和何斌說出來。

安娜給他解開繩索，她像欣賞一尊雕像似的欣賞著萬大明雄健的軀體。她想起聽到萬大明中槍時的震撼，當她知道醫官們都不願得罪丹克爾上尉時，她禱告上帝，她像是聽到了神的聲音：「孩子，妳去吧！」她對何斌說出自己的想法，她不顧自己的誓言，跟著何斌來到禾寮港郭家……

當安娜為萬大明包紮時，帳房萬金發走了進來，輕聲對郭玉鳳小姐說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